



ZHONGGUO

TUZI

DEGUOCAO

中国兔子

周锐 周双宁 著

德国草

(全本)

中国兔子德国草 (全本)

zhongguotuzideguocao

周锐 周双宁 著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兔子德国草/周锐, 周双宁著. - 南京: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1. 4

ISBN 7-5346-2423-1

I. 中... II. ①周...②周... III. 纪实文学 - 中国 - 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9134 号

书 名	中国兔子德国草
编 著 者	周 锐 周双宁著
责任编辑	章文培
出版发行	江苏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湖南路 47 号 14F、15F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南京五四印刷厂
地 址	南京市中和桥 61 号 - 6
开 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 张	9.125 插页 2
印 数	15,001—20,000 册
字 数	196 千字
版 次	2001 年 4 月第 1 版 2001 年 8 月第 3 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7-5346-2423-1/I·467
定 价	12.00 元

(江苏少儿版图书凡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作者简介

周锐，1953年生。中国作协会员。已出版专著《周锐童话选》、《爸爸的红门》、《天吃星下凡》、《希儿做猫的师傅》、《锯子与手风琴的合奏》等六十多种。获奖八十多项，包括第二、三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新时期优秀少年文艺读物一等奖，第四、五届宋庆龄儿童文学奖，台湾1994和1998“好书大家读”年度少年儿童读物奖等。

周双宁，1957年生。八十年代去德国，现定居索林根市。曾在《长江日报》、华夏文摘网站等处发表过一些散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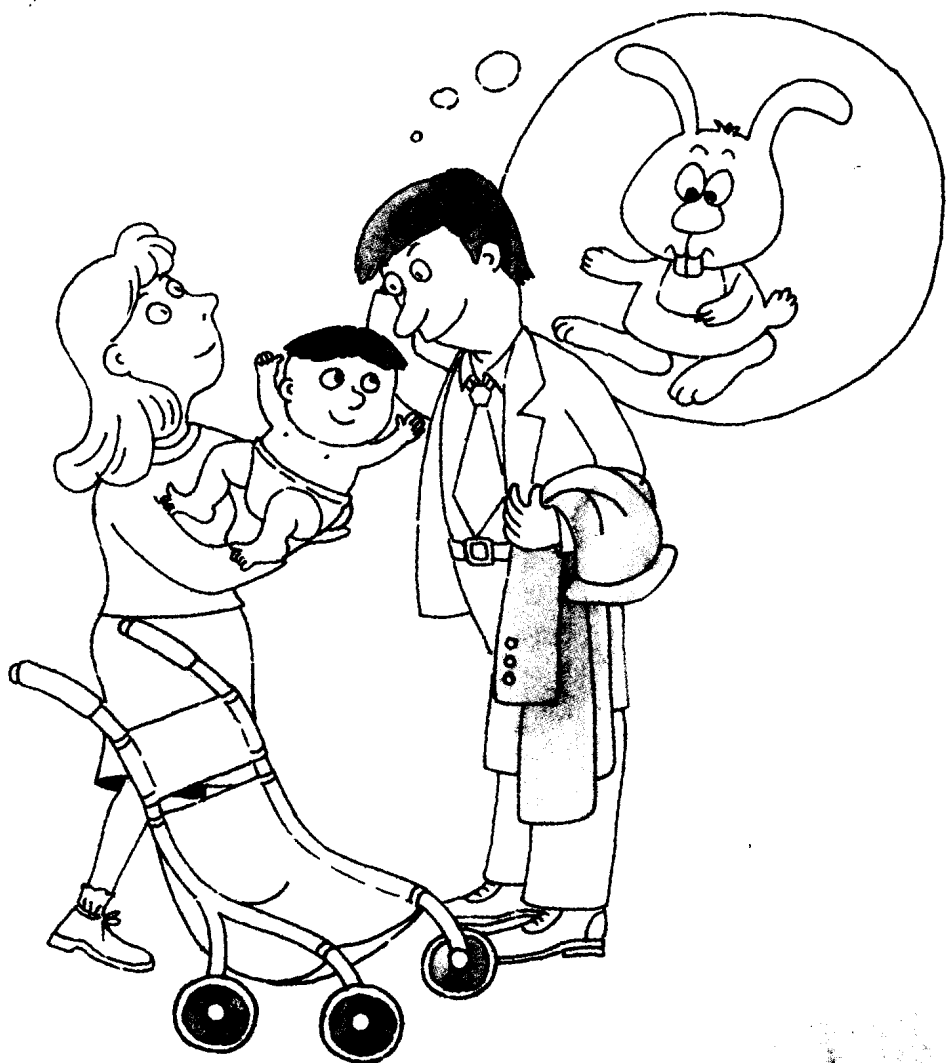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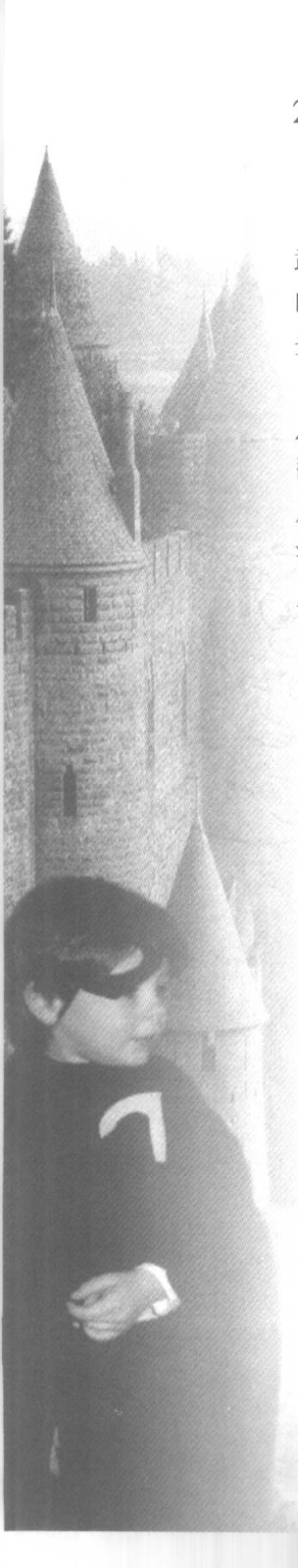
目 录

第一章	从一个人怎么会有两个名字说起	1
第二章	老对外婆说“当克”的外孙	13
第三章	我和我的灯笼一起走	27
第四章	爱尔兰得到了本来奖给狗的奖牌	39
第五章	只会打滚算不了好汉	51
第六章	用恐怖片庆祝生日	63
第七章	狼先生是黑手党吗	77
第八章	通过国际合作完成的家庭作业	93
第九章	女孩子党击败了男孩子党	109
第十章	到了长城一身汗	125
第十一章	摸一摸黑色的肺	141
第十二章	走向野外的童子军	155
第十三章	你来我往	171
第十四章	妈妈愿意天天做蛋糕	185
第十五章	琳娜在柔道俱乐部请客	201
第十六章	中文学校	215
第十七章	新“三气周瑜”	229
第十八章	海勒夫妇	245
第十九章	和坏分数做伴的男孩们	259
第二十章	上网,上网	271
后记(周双宁)		283
后记(周 锐)		286

第一章

从一个人怎么会有两个名字说起





还不满十二岁的爱尔安·顾早在前几年已成中国武汉市一家报纸的专栏作家。武汉在中国第一大河长江的中游，顺着长江坐船去武汉的话，远远地就能看见码头旁著名的江汉关钟楼，那报社就在钟楼后面。爱尔安·顾从没去过武汉，他在德国的家离武汉太远，但这一点也不妨碍他当那儿的专栏作家。更准确地说，是专栏翻译家。每星期一次，爱尔安·顾把德国的小笑话翻译成中文，用妈妈的电脑发出电子邮件，几秒钟后就被武汉江汉关钟楼后面的那家报社收到，很快在周末的副刊上登出来。

这次的这篇小笑话题目叫《奇怪的巧合》。

有一天，丹尼尔突然想起了什么。他问妈妈：“你是在哪个城市出生的？”

“我是在法兰克福出生的。”

“那我爸爸又是在哪里出生的呢？”丹尼尔又问道。

“你爸爸是在斯图加特出生的。”

丹尼尔更加好奇地问妈妈：“那我又是哪一个城市出生的呢？”

“你是在汉堡出生的呀！”妈妈不知道丹尼尔为什么要这样问她。

“可是现在我们三个人却从这三个城市走到一个家里来，这真是一个奇怪的巧合！”丹尼尔很兴奋地对妈妈说。

爱尔安也像丹尼尔一样“突然想起了什么”，他问妈



妈：“你是在哪个城市出生的？”妈妈回答：“我是在南京出生的。”

“那我爸爸又是在哪里出生的呢？”

“你爸爸也是在南京出生的。”

“怎么会这样？”爱尔安有些失望，爸爸应该在上海或者武汉出生，三个人要是不来自三个城市，这可就不够“奇怪”了。

本来爱尔安也会跟爸爸妈妈一样生在南京，要不是他爸爸来德国留学，他也不会生在汉诺威。

爱尔安出生的那年，正是中国的兔年，所以他是属兔子的。他妈妈属鸡，爸爸属猴。

“爸爸，你一点也不像猴子，”爱尔安摸摸爸爸圆鼓鼓的肚子，“你胖得像猪。”

“没办法，这跟像不像没关系。”爸爸说，“你属兔子，可你的耳朵并不是长长的呀。”

“对，我也不是红眼睛，嘴唇也不是裂开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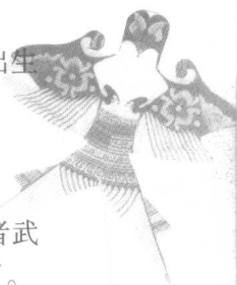
他是四月份生的，德国人正在过复活节，这恰巧也是个和兔子有关的节日。据说这时候兔子会下蛋，兔子蛋会给人带来好运气。孩子们就兴冲冲到草丛里寻找彩色的蛋（当然，就跟圣诞节袜子里的礼物一样，这都是大人们的鬼把戏）。所以，不管爱尔安的耳朵长不长，眼睛红不红，嘴唇是不是裂开，他不仅是中国的兔子，也是德国的兔子。

爱尔安生出来以前，医生用超声波给他拍了他的第一张照片。

医生把照片拿给爱尔安的爸爸妈妈看，并问他们：“想不想知道，是男孩还是女孩？”

爸爸说：“不想。”妈妈也说：“不想。”

后来爱尔安问爸爸妈妈：“你们就看不出来我是男孩还是



女孩？”

他们说：“真的看不出来，那时候你实在太小了。”

“那，医生看得出，为什么不让医生告诉你们呢？”

爸爸妈妈笑了：“这样，到时候就有一个惊喜。”

“男孩也是惊喜，女孩也是惊喜？”

“是的。”

爱尔安怎么想也想不起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情形。他曾经问过妈妈：“妈妈，我在你肚子里的时候，你要‘啊啊’怎么办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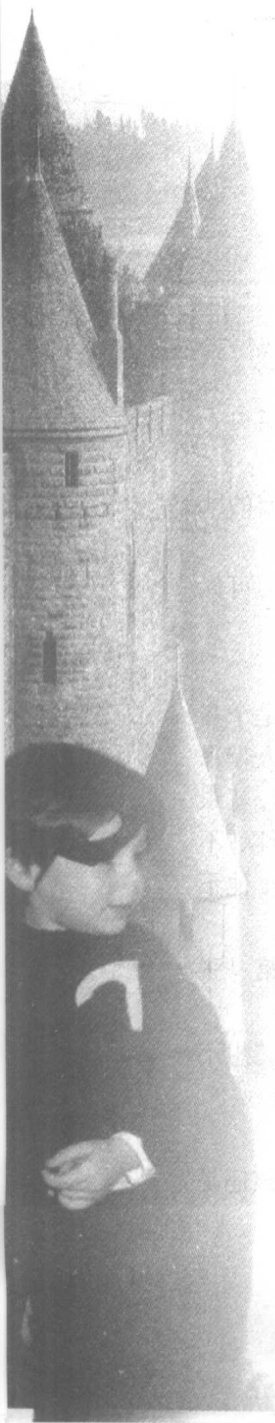
“啊啊”就是大便。爱尔安想，他要是在爸爸的肚子里就不要紧，那里面很宽敞的，可妈妈的肚子没有那么大，他会把妈妈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妈妈的“啊啊”会被堵住。他大便的时候，偶尔也会有被堵住的感觉，好难受的。所以想起来对妈妈挺抱歉的。

但长大一些后，爱尔安终于有机会知道生孩子是怎么回事。

读三年级时，爱尔安已经八岁了，一次上常识课时，老师对他们说：“我们要开始学习生理卫生知识了。”

那天的作业必须带回家做，因为只有问过家长才能完成。那是一张纸，要在画着葵花的地方写上自己的出生年月，在画着卷尺和磅秤的地方写上那时的身长、体重。还要回答：什么时候能自己走路了？什么时候长出第一颗牙齿？婴儿时的照片要让妈妈帮忙找一张出来，贴在一个方框里。另外，那纸上画着一个小孩的头，是背面的，要求把自己头发的颜色涂到小孩的头上。

爱尔安兴致勃勃地一边问妈妈，一边写作业。但到最后要涂颜色时，他觉得没劲了。他最不喜欢涂颜色。每



次班主任老师要他们做涂颜色的作业，他都要问：“亨里希先生，必须这样吗？”亨里希先生总是回答：“是的，必须。”等下次爱尔安又提出相同的问题时，亨里希先生不会说“我已经告诉过你多少次了”！他还是回答：“是的，必须。”爱尔安的各科成绩都很优秀，只有美术差一些。不过也有例外，一次老师让他们画动物，爱尔安画了一只会飞的恐龙。他只画出恐龙的头和尾巴，当中一大块是云——没办法，恐龙被云挡住了。老师给这幅画打了最高分一分。

这时爱尔安不怎么情愿地拿出颜色笔，对妈妈说：“戴维是红头发，要涂红颜色。我要涂黑颜色了？”

妈妈说：“当然。你是中国人，中国人都是黑头发。”

爱尔安说：“不对，中国人也有白头发的！”

如果他也是白头发，就可以不涂颜色了，可惜不是。最后只得涂上黑颜色。

老师还让同学们把以前穿过的婴儿衣服带到学校里来。上课时，所有的小衣服、小帽子、小鞋子都拿出来，大家互相想象着婴儿时的样子，觉得好有趣。接着老师就问大家：“你们不知道，小孩子是怎样生出来的？”

一个男孩说：“我问过我妈妈，妈妈说我是鸛鸟送来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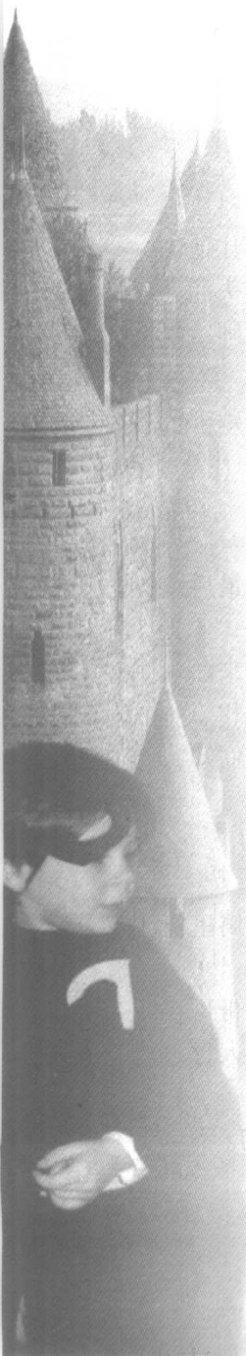
一个女孩说：“我爸爸说我是上帝用橡皮泥捏出来的。”

中国的许多家长会这样回答孩子：“你是我们从垃圾筒里捡来的。”

爱尔安在上海有个表哥，爱尔安叫他要儿哥哥。要儿哥哥的妈妈告诉要儿哥哥：“你原来是颗药片，但太大了，没人肯吃。妈妈说‘我来吃’就一口吞下去……”

老师当然不会说孩子是鸛鸟送来的、垃圾筒里捡来的。不是这样的。





那天爱尔安一回到家就问妈妈：“你说，我一个月的時候有多大？”

妈妈随便比了个鸡蛋大小：“大概这么大吧。”

“不对！”爱尔安纠正妈妈，“应该是一颗图钉那么
大。——我两个月的时候是什么样的？”

妈妈说：“还是你告诉妈妈吧。”

爱尔安就告诉妈妈：“我两个月的时候刚刚开始长
胳膊长腿。三个月的时候就有十六公分长了。四个月我
有听觉了。”

“你能听见爸爸打呼噜吗？”

“妈妈你别打岔，”爱尔安挺认真地说，“这些都要背
出来的。——五个月我开始动了。六个月医生能听到我
的心跳。七个月……七个月是什么样子的？”

“我怎么知道。”

“你不知道？好像我是别人的孩子似的。对了，七个
月时我的眼皮可以张开了。可是，里面黑咕隆咚的，我张
开眼皮有什么用？什么也看不见呀……”

爱尔安的好朋友戴维，这天晚上走进父母的卧室，
对妈妈说：“今天我们上常识课，讲了怎么会有小孩的。
我想看你们睡觉。”

要是爱尔安对妈妈这样说，妈妈会一下子不知说什么
好。

但戴维的妈妈不慌不忙，回答得很干脆：“不可以。”

“为什么？你要说出理由。”

戴维的妈妈当然有理由：“你带小朋友回家，关起门
来玩，不是也不希望我们来打扰你吗？”

戴维想了想，没错，就放弃了他的要求。

爱尔兰的名字是在他生出来以前就起好的。

欧洲有句谚语：“谁的名字起得不好，他的半生就已经葬送了。”古代的柏拉图说过：“一个人的名字同时也是一种预兆。”不知道“柏拉图”这个名字是不是预兆了他长大以后会成为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反正，为了把名字起得好一些，爸爸妈妈把他们的中国亲戚全都动员起来了。大姨是大学老师，比较有文化，她说：“就叫‘顾页’，怎么样？”

爸爸姓顾，所以孩子也姓顾，这没问题。中国人起名字讲究含义，同时也讲究字音和字形。“顾页”这名字叫起来顺口，字形也有关联，姓的一半成了名。曾有一个姓傅的朋友请大姨给他的儿子起名字，大姨建议叫“傅博”，这两个字很相似，就像扑克牌里的两个王子，一个拿斧子，一个拿长矛。

因为爱尔兰的爸爸是读书人，刚刚博士毕业，大姨说孩子的名字应该有点书卷气。“顾”也有“看”的意思，“页”让人想到书本，起这名字也是希望孩子能像爸爸一样爱读书，会读书，读书读得好总是有出息的。

但奶奶说：“如果叫‘顾页’，小名‘页页’，我们就没法叫他了。”因为“页页”跟“爷爷”听起来差不多，人家会奇怪：奶奶为什么要叫孙子“爷爷”呀？

不过奶奶没有说：就不要叫顾页了，叫别的名字吧。奶奶说：“可以加一个字。”这就体现出中国人温和处事的中庸之道。“他们不是住在汉诺威吗，如果生女孩，就加个‘诺’字，生男孩就加个‘威’字。”

行。中国的亲戚们一致通过，这决定立刻就从地球的这一边传到了另一边。

这时候，在妈妈肚子上的顾页威已经八个多月了，不但眼皮可以张开，胳膊和腿也渐渐有力。妈妈会让爸爸摸她的肚



皮：“你摸摸，小家伙在里面练功夫呢。”

德国的小学生课本上写着：到第九个月，小孩子该出生了。这真有趣，不管是德国的小孩子，还是中国的小孩子，还是住在德国的中国小孩子，他们都知道应该在第九个月出来，不会在妈妈的肚子里睡懒觉。

妈妈对爸爸说：“我觉得，给孩子只准备一个名字，不够。”

爸爸问：“为什么？”

“有个中国名字，还要有个德国名字。”

“为什么？”

妈妈就反问爸爸：“你有那么多德国同事，哪个同事能比较标准地叫出你的名字？”

“没有。”爸爸直摇头，“我的名字有各种各样的叫法，我有几个同事，就有几种叫法。”

爸爸名叫“中志”，本来是挺好的名字——中国人有志气。但有一次妈妈听爸爸的同事把他叫成了“虫子”。

妈妈说：“我也是这样，德国人总是把中国人的名字叫得歪歪扭扭的。”妈妈姓周，可是德国人总是对她喊：“臭！臭！”所以妈妈想，自己“臭”就“臭”了，但别让孩子也一样倒霉。

爸爸沉吟着：“你是说，我们的孩子以后要和德国孩子在一起，有个德国名字，会使别人容易称呼他，他也不会因为别人老是叫错他的名字而难受。”

“是的。”

“那，我们的孩子该有个什么样的德国名字呢？”

德国人为孩子起名字，不是做“思考题”，而是做“选择题”。有现成的两份名单——男孩子的名单和女孩子

的名单，从里面选一个就行了。要是中国人也有这样两份名单，想来也是挺好玩的。男孩子的名单里是：孙悟空、猪八戒、张飞、诸葛亮……女孩子的名单里是：花木兰、穆桂英、铁扇公主、林黛玉……

印着名单的书借来了。爸爸妈妈一边翻书一边议论。

妈妈说：“原来德国人从前只有名字，到十二世纪才开始有姓。”

爸爸从不放过每一个机会来给妈妈上课，以显示他是博士：“中国人早在五千年前就有姓了。那时是母系社会，只知有母，不知有父。你看‘姓’这个字，拆开来是‘女生’，就说明最早的姓是由母亲往下传的。”

妈妈就说：“唉，那时我们女人多神气。瞧，这上面说，德国人最早的姓都跟职业有关，米勒是磨坊主，施密特是白铁匠，贝克是面包师，赛车大王舒马赫的祖先是做鞋的。”

爸爸说：“中国也有类似的情况，职业和官名成了姓，比如‘司马’是武官，‘太史’是文官……”

他们边说边在一串串的洋名字里挑来拣去，但总是拿不定主意要哪个好。

忽然妈妈叫了一声，赶忙去开电视。她想好要看一个电视剧的。但她只看到这个电视剧结束时的演职员表。

妈妈无可奈何地看着演职员表。当最后出现导演的名字ERLAND时，妈妈心里一动，不由脱口而出：“爱尔安！”

查查名单上的注解，爱尔安原是古代的一个部落首领，但把这名字写成中文，却能寄托父母对孩子的深情祝愿：我们爱你，希望你一生平安。

当爱尔安知道最早的那个爱尔安是个带兵的，便很有兴趣地问妈妈：“他能管多少兵？有林冲管的兵多吗？”林冲是《水



浒传》里的人物。爱尔安很小的时候就喜欢看《西游记》、《水浒传》、《三国演义》的录像带。

妈妈没法回答这样的问题，但为了不让爱尔安失望，就说：“大概差不多吧。”

爱尔安看出妈妈在糊弄他：“那，你说林冲管多少兵？”

妈妈被考住了：“一千？一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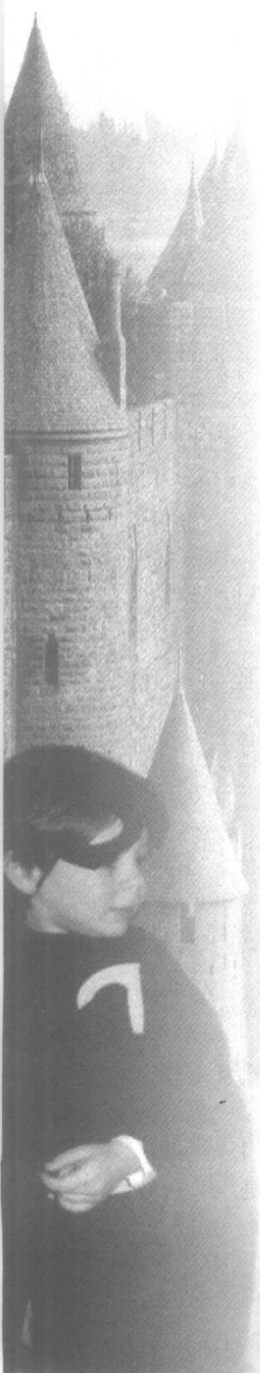
“不对，林冲是八十万禁军教头，要管八十万个兵呢。”

爱尔安觉得林冲很威风的，他站在台上教士兵们练武（不站在台上，八十万个兵看不见他）。林冲“嘿”的一声，一拳打出去，台下的八十万个兵学着他打拳，也“嘿”了一声，这可不得了，会把京城里所有的房子都“嘿”得晃动起来。

妈妈躺在德国下萨克森州的妇产医院里时，没想到肚里的孩子以后会问她林冲管多少兵的问题。她只想着孩子的模样会是多么可爱。连医院的护士也同她一起想着，因为这家医院还从没出生过黑头发、黑眼睛的婴儿。

爱尔安从常识课上知道了，小孩子在妈妈肚子里是不吃东西的，是妈妈吃下去的东西变成营养，通过一根管子一样的脐带输送到小孩子身体里面。在小孩子出生的时候，要把脐带剪断。妈妈告诉爱尔安，是他的爸爸替他把脐带剪断的。爱尔安后来又把这事告诉了上海的要儿哥哥。

爱尔安边说边把裤子拉下来一点，让要儿哥哥看他的肚脐眼——脐带就是从这里剪下来的。



爱尔安很感谢爸爸，因为爸爸起的作用实在很重要，没有爸爸做这事，爱尔安就只能永远背着自己的胎盘，那多麻烦呀。

要儿哥哥觉得新鲜：“女人生孩子的时候，男人都被关在外面，你爸爸大概是溜进去的吧？”

“不是的。”爱尔安说，“是医生叫他进去的，别人的爸爸也都进去的。”有个笑话：一个爸爸，也是个中国人，他到产房里以后，看见妻子肚子疼得厉害，他就紧张得不得了。医生递给他一个氧气面罩，是给他妻子用的，谁知道他拿过来就捂在自己脸上了。旁边的护士叫起来：“是给您夫人的，您怎么——”他赶紧又把面罩给妻子捂上，一边还喘着气说：“我，我也快要吸氧了！”爱尔安告诉要儿哥哥：“妈妈生我的时候肚子也是很疼很疼，她抓住我爸爸的手，就会疼得轻一点。等我生出来以后，医生递给我爸爸一把剪刀，他就来给我剪脐带。”

要儿哥哥感到德国的医院和中国的医院确实不大一样。但自己的爸爸起的作用也很重要，甚至比爱尔安爸爸更重要，尽管他被关在外面。要儿哥哥告诉爱尔安，他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妈妈得了病毒性感冒。妈妈的一个朋友拿来一本医学书给妈妈看，书上写着：病毒性感冒会使肚子里的孩子变成无脑儿，或者嘴唇裂开。

“呀，那可真像兔子了！”爱尔安叫起来。

要儿哥哥说：“像兔子还不要紧，要是没有脑子，不就是白痴了吗？谁也不希望有个白痴孩子，我妈妈就去医院做手术。那时我才两个月，在妈妈的肚子里一点办法也没有。爸爸呢，不能进手术室，就在外面走来走去，走来走去。医生把手术工具都准备好了，问我妈妈：‘真的不想要这孩子？’我妈妈不做声。医生又问：‘要不要再跟你先生商量商量？’妈妈就出去找



12..... 中国兔子 德国草

爸爸。这是我最后一次机会了。我爸爸想也不想地说了
一个字：“要！””

爱尔安挺感动的。没有那个字，他现在就见不到要
儿哥哥了。他也就明白了，要儿哥哥的名字为什么叫
“要”。要儿哥哥没有长出兔子的嘴唇，也不像白痴。多亏
爸爸说了那个字。

